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

臣

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四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東列傳第三十三

朱治

朱然

績子

呂範

據子

朱桓

異子

虞翻

陸績

張

溫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陸遜

抗子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潘濬

陸凱

弟允
子禧

是儀

胡綜

徐詳

諸葛恪

滕允

濮陽興

王蕃

樓元

賀邵

韋昭

華覈

李衡

孟

宗

鄭泉

紀陟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

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術所并遂成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時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

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
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敗陳萬秉等
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
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
親迎執版交拜享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
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峻急喜怒快意治數
責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貢女為曹操子婦及曹
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貢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

見賁為陳安危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唯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權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姦叛治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

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以然為太守授兵一千人會

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
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
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
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
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
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
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
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
然外救郤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郤據州上圍
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而圍不解時然
城中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
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
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
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
盡因與賊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

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祖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

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
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柵中魏將李興等聞然
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擊破之先是歸
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
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
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唯陛下識臣先言
責成後効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
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

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
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采唯施軍
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
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
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
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
存者唯然莫與比隆然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
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

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
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
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
績嗣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
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谿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
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
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
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

陵城不克而退績欲追之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求兵
後繼融答與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
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融
融尤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
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救
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
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
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

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閭宇將兵五千增白帝之守以須績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民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為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

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
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從策跋涉辛
苦危難不避策亦以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
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
廩下以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
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
賊還吳遷都督策嘗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
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
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
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
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
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整肅威
令大行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
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西島斬

其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
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從征江夏還平都陽策薨奔喪于
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操至赤壁與周瑜
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
為奉邑劉備嘗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不許後遷平南
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
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
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

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
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
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
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
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
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人有白範與賀齊車服
奢麗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齊公優而容之無損
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

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
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
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
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黃武七年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病卒權素服臨哀遣使
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
涕祀以太牢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

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
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
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
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
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
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
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
葛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

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
侵魏未及淮聞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
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
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
曰恥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
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躬親醫藥餐
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

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
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
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
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
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
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距濡須七十里間桓遣
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
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

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
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
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
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
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
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
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
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

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為泰等後拒桓步

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

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首及溺死者千餘權嘉

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

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

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

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

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

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
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
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
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以為不可
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
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
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
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

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
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
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
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
襲桓氣素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
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
爾桓愈恚退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
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

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桓復刺
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使
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軍權自出祖送
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
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
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
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
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

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

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
及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
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
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
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
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
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
大破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

孫綝所枉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竒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縗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縗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

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
翻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
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
官不暇嚴吏卒嘗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
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
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謔草創之計是以
行耳翻從討黃祖旋軍策欲過取豫章特謂翻語曰華
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

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
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王府君齊名中州
海內所宗僕雖在東垂嘗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
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
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
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
定劉揚州君所親見南走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
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明

日日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耳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
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奉迎策既定豫章欲引軍還吳
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
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
充論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謂未然卿博學洽聞故
前欲令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
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
寶而以示人人儻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

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
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後出為富春長策
費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
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安
寧州後舉翻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操為司空辟皆不
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
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
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

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
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摩必光不足以
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
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
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還得釋也
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
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
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

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
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
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
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
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
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在樓船會羣臣飲禁亦與
焉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及
權與魏和欲遣禁歸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

既不能死不如斬之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
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
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嘗為翻設虛坐
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
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
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
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
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

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
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
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
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
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
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
閉門車不得過翻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
芳聞之大慙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僊

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
非一遂徙翻交州翻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
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棄南
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
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
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
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在南方十餘年年七
十卒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

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也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若翻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中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曷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以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驚異之績容

貌雄壯博學多識星厯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
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
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
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
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
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
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
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

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獻長水校尉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
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
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
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
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
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
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

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
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
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
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
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
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
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
太平功冒普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

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
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潁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
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
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使恥忽臣自入遠
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
謹奉所齎函書一封以聞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
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
聲名太盛衆庶炫惑終不為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

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
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
濁殺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
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
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
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
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自殺溫宿與豔彪同
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權即罪溫幽之有司下令曰昔

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揮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榮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

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
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以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
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談論及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
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
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國恩為已形勢揆
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
役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上表理溫反覆為之
辨析無慮千言權終不納初餘姚虞俊見溫有盛名歎

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
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乃
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久曰吾已得
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故也後六年溫病卒
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
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
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

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有聞見夕不待

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引
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
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之出為建忠中郎將領武射
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後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
癘名戶耗損統上疏乞留神思省補復荒虛育民阜財
為深遠之計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
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
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

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皆切於政要尤以占募在民間
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
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
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
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
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喪還瑁迎攝養至長

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
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
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如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
漢高帝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
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
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
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
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主

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
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
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
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算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
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
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
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
巨海身踐其土以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

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
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
近治遠念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
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
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
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當運糧行人雖多難得
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
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了然無所

憑賴其畏怖遠近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
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
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
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
夏鼎沸九域磐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
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
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
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

易重興師旅告諭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
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
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
覽瑁書嘉其辭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
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
瑁卒子喜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
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斷絕漂没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没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没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祭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祭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祭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

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郡祭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哉祭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佺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

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
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
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
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
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
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
據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
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

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

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
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
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
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
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
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
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

遜陳便宜乞與召募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
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
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
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
方今英雄碁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
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
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
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

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聞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兵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郡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在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

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以書與羽

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魏魏敵國
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
敏受命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
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
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
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
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勢彌警
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

鄰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
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
具啓形狀陳羽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
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
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
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
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
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

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陽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走蜀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

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納之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
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
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
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勸諸夷使將軍馮
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
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
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
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君擊班者揣之必有

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
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
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
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
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
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遂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
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令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

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
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
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
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
可憂也待吾展計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
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援至今日乃知
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舊將或公
室貴戚自各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

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敵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材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嘗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

義以濟國事權大稱善加拜遜輔國大將軍領荊州牧
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
表言備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
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
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
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
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
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

譖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權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遜振旅而歸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是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

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闕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典籍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撤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譚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不

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
當圖進取宜少加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
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
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
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
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
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
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

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業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
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
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
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
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
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
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
民貸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

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
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
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
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舟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
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
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
虜者當世雄桀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
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

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曰行萬里者不
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
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閼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
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
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
威大虜早定中夏權用納馬嘉禾五年權北征遣遜與
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
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

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
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
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
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
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
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
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
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

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
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吏乃自斫殺已民
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料視若亡其妻子者
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鄰境懷之或有感慕相
攜而歸者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
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
守逮式兼領兵馬頗為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

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
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選衆
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白
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此士吏不復親附遂以
免罷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
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
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
民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之遽等相率降遜料

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壹姦罪發露竟為權所誅云時謝淵謝宏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小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詔以遜代顧雍

為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僚屬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

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及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

此長子廷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抗
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
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
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
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
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園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敢妄
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
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曰吾前

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
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
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
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
陵自關羽城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
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
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
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

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

死生契濶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
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
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
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入秦漢傾
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
使竭誠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

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

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之果無所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少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得而言也吾寧棄江陵

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允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允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

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聞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洵懼悉解甲挺身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譙沖如

常故得將士歡心羊祜既歸增修德政以懷吳人抗亦
勅其邊戍各保分界無求細益於是二境吏和事具晉
羊祜傳是歲加拜抗都護抗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
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
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常
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
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廢祀或投棄荒裔蓋周
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鑠流漂棄之永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刑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戚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

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
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
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蓄穀使文
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
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然後順
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
士卒凋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
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

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
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宜暫息
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
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
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
星奔電邁俄然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
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
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

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不虞當傾國
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邏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
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
敵四處外禦彊寇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
疲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
立傳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
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簡閱一切料出以補
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

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
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惑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
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
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
慮景字子仁以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
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二月壬戌
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機雲俱入晉後為

成都王穎所誅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報及機之戮三族無遺機雲晉史有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齊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

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
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
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
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治候官
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
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
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
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

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
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
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
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
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
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
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吳姓
五名六千戶別屯大潭
鄒臨六千戶別屯益竹大潭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

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楊長丁
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耻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
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
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益竹軍向
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
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
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黥歙時武彊葉
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

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黥帥陳
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
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
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
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
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
鼓角齊勒兵以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
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

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復表

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

郡以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

杭民郎稚合宗起為賊復數千人齊討破之表言分餘

杭為臨水縣至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

作樂舞象賜齊輶車駿馬罷坐權住駕使齊就車齊辭

不敢權使左右拔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

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齊去百餘

步權乃還十八年豫章東郡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服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權撤軍還至逍遙津北為張遼所掩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

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
曹操印綬化民為盜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
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
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
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
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漂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
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
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巧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干

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闕艦之屬
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
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襲
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忿恥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
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
卒子建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
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

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賑贍遠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賑給與共有無由是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

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龍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親擊破之斬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

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于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盜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屯牛渚罷東安郡琮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餘萬邑人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權使太子登出征已出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者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疑之權即命登旋
軍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
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
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
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
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
大司馬左軍師琮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
切忤初權將圍朱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

威何向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
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
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之所不
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
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賞賜累千金然猶謙
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
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
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
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
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
召募精銳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
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討之遂禽合狼
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
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
城合衆拒岱岱攻圍之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

安成長吳瑒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瑒
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瑒等突走
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
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
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
桂陽潁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
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
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

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變岱表分海南
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
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
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
或謂岱曰徽籍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
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
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進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
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

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
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
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
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
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
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
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

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治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
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
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
傳首詣都權詔嘉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
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
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
授交州牧乃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
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

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
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
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
軍拜子凱為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
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
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
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

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之官至侍御
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
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
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卒年九十六子凱嗣遺令殯以素
棺疏巾布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
轉任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

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
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
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
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
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
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
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
實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

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
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
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
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
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
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
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
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

報永矢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
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
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
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
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
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
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
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

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
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非所薄嬖不復厚雖或
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
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
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
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
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
復為亂為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

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
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
陽別遣從弟孫異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
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
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
魴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
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
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

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
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為
辭目語心計不宣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
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
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漏泄則受夷滅之
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
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
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

言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
降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
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必應
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拊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
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
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
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
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

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
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
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
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
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
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
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
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

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
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
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
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
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
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
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
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

各三百組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末罪惟魴因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

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
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
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誘休於
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
督厲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
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佞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
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
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

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
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
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
陸遜橫截休休軍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
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罪
故休聞之不復疑慮及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
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
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

川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
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
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
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
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才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處
入晉有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
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

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逮民

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

續漢

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

中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

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繩此民牧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民繫民慙懼帥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

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
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
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
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安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
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
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

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吏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安得循舊即率所領

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案殺之一郡震悚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

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襲關羽
并荊土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
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
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郡俘
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
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
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
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

以諮之武陵郡從事樊佃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
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
千兵往足可以禽佃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是南陽
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
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拜濬輔軍
中郎將授兵五千使往討佃果斬平之遷奮武將軍封
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瀏陽侯權數射雉

濬以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急枯破亦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遂絕不復射雉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斬首獲生益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歸義人隱蕃以口辯為豪桀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

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
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而蕃果圖叛
誅夷衆乃歎服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閒
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
託之計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於濬
而召旌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
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左將軍朱
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左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

壹答曰不能佳左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
左左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左
謂曰潘太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
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改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
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
百僚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
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一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
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以不規諫所

致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翥拜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秘權以姊陳氏女妻之後為尚書僕射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箠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

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盩魏綏遠將軍
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
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
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之語在皓傳
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
敢迓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
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汭流供
給以為患害又政事多繆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

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
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
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
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
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因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
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
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

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之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徵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

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意恣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堦塙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舶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

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鰲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

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

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
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
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
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勵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
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
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
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
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遵薛瑩滕修及族弟
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
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意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
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
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

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廻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
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
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
何定譖搆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
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
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
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
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

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後晉陳壽言子連從荊陽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
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案其文殊甚切直恐非
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
皓遣董朝問所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
凱弟允字敬宗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
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
譖構允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後為衡陽督軍

都尉赤烏十一年交州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允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允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允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允才通行潔可備上司皓不報允卒子式嗣為柴桑督

揚武將軍天冊元年與兄子禧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為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

既定荊州遷都武昌拜裨將軍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

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
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
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
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蜀相諸葛
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拜尚
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嫌二宮
相逼近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
今之宜宜鎮四方以為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

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
以為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
上儀為傳盡忠動輒規戒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
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舍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
問起大宅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素必
不為此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
拯贍貧困家無儲蓄權問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
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寵為戚時時

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
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
管之言上千天聽事君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
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
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
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將母避亂江東孫策
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

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
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
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
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督綜領右部督吳將
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
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
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
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

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權命綜作賦以美之舉朝稱
歎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其盟文綜所作也權下
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
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
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
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
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
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

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
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
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
戶受覆燾英雄俊桀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
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猷整
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
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
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閭闕求

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
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
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
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
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
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
興同濟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
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

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
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
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
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
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
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
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
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

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
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
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
聲綿綿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
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
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
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
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

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
殺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
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
員奉已自效不當徵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
南北悠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
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
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于內各自為政莫
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

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
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
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
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撤守許
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
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
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
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

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贏
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弘業使普天一統
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
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
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
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
思之聞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
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

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
命於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此文既
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
求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
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
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
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
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

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
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
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
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
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
諸文詔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
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
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

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
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徐詳者字子明吳郡
烏程人也先綜死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
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
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遷左輔校尉
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
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

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

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之何也恪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後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十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接壤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

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
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
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
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
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
終不逮乃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
其必捷權乃以恪為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榮戟武
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

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由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丹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詣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

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
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
綜勞軍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
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
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懿謀欲攻恪權
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恪
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凋
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

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誹謗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
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歎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
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
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
各有所短師僻由嘯賜不受命宣況下此而無所闕且
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
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
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若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

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
濶畧不足縷責則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
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
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
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
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
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
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

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陳張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久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允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

後事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
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
喪制服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
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
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
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
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

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援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大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

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騾驢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百
斤馬二百疋帛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
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
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
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
而欲垂則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
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

懷憚於勞苦使秦得漸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
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
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
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策於是
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
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
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
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

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
為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
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
士林之數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
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
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
馬懿先誅王凌續自殞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
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

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之所以長歎息者也自古以來國之彊弱在乎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者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

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
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
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
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貽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
而任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
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彊欲刳頸謝責寧有補
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
危而憂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

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冑生蟣虱
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其長久不得兩
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
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
慮及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
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
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
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

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
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
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
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
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
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
心恪意欲耀兵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
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

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
迴軍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洩
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
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
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
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疲病乃進救
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
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

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黯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乃造言恪欲為變與孫亮謀宴恪而圖之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

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令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
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
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驅去遂升車初恪將征
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
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
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
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
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

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
當自力疾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
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允
恪曰卒腹痛不任入允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
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
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白使君病未
平善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
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

諸葛恪愕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傍斫峻
裁傷左手峻應手斫斷約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
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先是童
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
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
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落帶恪果以葦席裹
其身篋束其腰而投於此岡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為
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鵠殺之

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都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決辰帝王之怒不可訖情盡意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致名英偉服事累紀先帝

委以伊尹之任屬以萬機之事而恪性剛愎不能敬守
神器興功暴師虛耗士民空竭府庫專擅國憲廢易由
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臣峻俱
受先帝囑託之詔見其姦虐恐其傾危宗社奮其威怒
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
朝大除此誠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
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然人情之於品物樂
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二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

訖情反能不憊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
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
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
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
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
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
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
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

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恪始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允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嘗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

允都亭侯允少有節操美容儀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北伐魏允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其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按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

者大事事以衆濟衆皆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人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允為都下督掌統留事允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及恪誅孫峻為丞相大將軍允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允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允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太平元年峻遣魏叛

將文欽與驃騎將軍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
唐咨等北伐峻餞諸軍於石頭入據軍見據軍嚴整心
惡之稱病去尋卒以後事付其從弟緄緄遂代知朝政
呂據聞之大怒與諸督將連兵共表薦允為丞相緄更
以允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
共廢緄緄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
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
丞丁晏告允取據并喻允宜速去意允自以禍及因留

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緄為亂迫融等使作書難緄緄不聽表言允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允允又劫融等使作詔發兵融等不從允皆殺之允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允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皆委緄就公時夜已半允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為允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允及將士數十人夷允三族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交結及休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可保成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

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
萬或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立之於是興布廢
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中領青州牧俄而
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
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
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
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

口監軍孫皓立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
挾主自尊謂蕃輕已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
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
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
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
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
軍留平請不能得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
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

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
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
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
弟著延皆稱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元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
位與王蕃郭連萬或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
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
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元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元從九卿持刀侍衛
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忤皓意漸見責怒後
人誣白元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
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為之申救皓不聽
皓疾元名聲復徙元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
效陰別勅奕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元一身隨奕討賊
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元殯斂奕於
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孫休即位從中郎將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日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日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非所以保洪緒

也何定本趨走下隸陛下假之以威權妄興事役發江
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愁歎傳曰國之興也
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
繁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
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費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
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
興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

憚乃共譖邵與樓元謗毀國事俱被詰責元見送南州
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
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言竟見殺害家屬徙
臨海并下詔誅元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入晉有傳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
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
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昭論之其辭曰蓋聞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墜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顯榮之福以成
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
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怠寐
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
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
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
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
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

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猶且盱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

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
薦博選良材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
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
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枿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貿
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頗
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

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昭為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昭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然昭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

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
皓欲為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
者非一漸見責怒昭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
欲乞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
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
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昭素飲酒不
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餅以當酒至
於寵衰更見逼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

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歡笑時有僣過或誤犯
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
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
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昭付獄是
歲鳳皇二年也昭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
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
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
有古歷法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

尋案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
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
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
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
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
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
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
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昭

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昭昭對曰
因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謬誤數數省讀不覺黥汙被
問寒戰形氣訥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
覈連上疏救昭言昭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
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昭者昔
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
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
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

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
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
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
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昭之才學亦漢
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
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
劣今吳書當傳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
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

其人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
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
皓不許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昭子隆亦有文學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
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
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
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
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

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
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
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
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穀上疏諫
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
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
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
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歎息者六乃曰方今

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後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

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貲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
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
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
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
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
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
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
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

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
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
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
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
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
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
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
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

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
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
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
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
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
所投處退伏惟思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
錙介之妖僅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

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
靈所挺夫王者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
轉徙相同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
揚市土地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興駕遷住門行之神
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
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
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
有大殃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

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
為長世之弘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
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
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
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
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
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
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

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
彼益我損加以勞因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
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
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
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
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
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
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

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
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不許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
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
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
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
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
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
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

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
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
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
百歲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
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
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
其為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
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

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
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待狐貉而後溫
滋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
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
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
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
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
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

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用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乃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庫之

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
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
文之傷農業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
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
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勅令草表
數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數為文以呈辭旨哀怖
皓見而矜之數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
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悉不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

歲卒昭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李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尉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逼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

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
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
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
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
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
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
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綦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
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

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至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千匹絹亦當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嘗稱大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亡枯橘猶有存者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

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廣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宗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後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屬之官宗至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時吳

法在職不得奔喪罪當大辟宗聞母亡犯禁委官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丞相陸遜陳其素行孫權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初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乃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時以為孝感之所致後累遷光祿勳位終三公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也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常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億即住而啖肴饌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孫

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曰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
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
實恃弘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令提出付有司
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
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
懷威靈不能不顧耳後權遣泉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
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
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託為宗室有維城之貴不杖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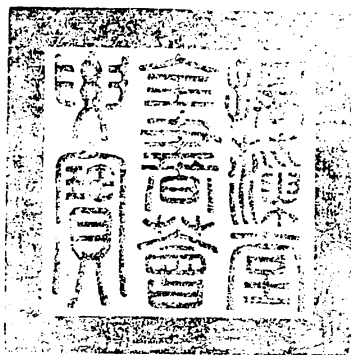
執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
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慙泉後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
冢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也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
和令其引分陟密使和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
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
屏風隔其坐出為豫章太守後為光祿大夫與五官中
郎將弘璆奉使如魏至壽春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儋問曰來時吳主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百位畢會儋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恩威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

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
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其言厚
為之禮子孚封都亭侯孚弟瞻入仕晉驃騎將軍晉史



通志卷一百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施昌華